



猛虎王朝

2

【反虎同盟】

猛虎 著

● 王朝争霸打品之作 ● 一位远东帝王的传奇经历



猛虎王朝



【反虎同盟】

猛虎◎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猛虎王朝 2.反虎同盟 / 猛虎著. — 石家庄: 花山

文艺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673-913-6

I. 猛... II. 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9863 号

猛虎王朝 2 反虎同盟

- 作 者: 猛 虎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李 伟 尹志秀 美术编辑: 美 慧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特约编辑: 杨 俊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3-913-6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001	第一章	平安隐患
006	第二章	灰色狐狸
013	第三章	密室阴谋
020	第四章	强行拜师
025	第五章	大治闪南
031	第六章	舌战群僚
037	第七章	巨木新貌
044	第八章	神秘人士
052	第九章	七世讖言
059	第十章	逍遥天堂
065	第十一章	短兵相接
073	第十二章	如意算盘
083	第十三章	智败沙加
089	第十四章	狄龙之信
095	第十五章	意外遭袭
102	第十六章	古渡哨所
106	第十七章	致命病苗
114	第十八章	挥师北上
122	第十九章	强渡斜河



反虎同盟

目 录

CONTENTS

128	第二十章	血染斜河
134	第二十一章	暗渡陈仓
141	第二十二章	虚实不定
148	第二十三章	龙巴山脉
157	第二十四章	教皇费文
163	第二十五章	扫除障碍
169	第二十六章	针叶森林
174	第二十七章	瓮中捉鳖
181	第二十八章	反虎同盟
189	第二十九章	垂钓智者
197	第三十章	马踏连营
203	第三十一章	围困里然
209	第三十二章	雪上加霜
218	第三十三章	鹰岭大战
226	第三十四章	速攻大师
231	第三十五章	兵临城下
240	第三十六章	自由军团
248	第三十七章	生擒乱帅
254	第三十八章	蛟龙戏水



第一章

平安隐患

累斯顿河冲积平原大会战后，塞尼与戈蒂斯军队的主力被消灭，两位领主惨遭擒获，为了保住自己和家族的性命，两人无奈只得同意向丹西交出领地与军队。

为了保证接管的顺利进行，丹西派重兵“保护”着两位领主前往各处城堡、要塞，完全控制住了两处领地的形势，不幸成为阶下囚的两位领主只有任人处置的份。

这天傍晚，在闪南的中心城市玫瑰堡，因疆域成倍扩张而一直掩不住喜色的丹西兴冲冲地来到了安多里尔的住所。

这会儿老头子正提着灯笼，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孩子，蹲在地上，歪着脑袋，痴痴地望着院子里的玫瑰花出神呢。

“安多里尔，想不到你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这么花痴啊！”因为心情舒畅，丹西开起玩笑来嘴角也含着笑。

“啊！有了点小成绩就扬扬自得，连敬老尊贤的美德都忘记了吗？”安多里尔装出生气的样子，丹西赶紧收敛戏谑的表情准备接受老智囊大段的高论，谁知道老头子话音一转，彻底暴露出为老不尊的本性，“或许你们年轻人拈花惹草，我们老年人连观花赏月也不行了吗？”

两人相视一阵大笑。

丹西有些讨好地说道：“安多里尔，你哪里可以说老呢？我看你正当壮年，身子硬朗得很哩。闪特战乱频仍，不少贵妇人的丈夫战死沙场，据我所知玫瑰堡就有不少……”

“够了！”安多里尔果断地打断丹西的话，以防自己的耳朵被更加荒唐的

淫词污染。

“给根杆就往上爬，跟我谈爱情，我写情书那会儿你还没出世呢。走吧，进屋来谈，这么好的夜色，既不去找你手下那帮傻小伙子们聊天，也不陪千里迢迢赶来的老婆孩子，不会只为替我这个糟老头说媒这么简单吧！也真够难为你的了，为了争取民心，增加亲和力，连老婆孩子都用上了，可怜的爱琳和兰妮，还有可爱的丹虎、丹豹，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人……”安多里尔一边走一边絮絮叨叨地嘀咕着。

“啊！攻心为上嘛！秦这么教导我，而您更是言传身教。”受到指责的丹西一边陪着安多里尔进屋，一边赶紧转移话题，“至于我们首席谋士的幸福快乐，当然是我丹西的首要大事，别说一晚上，就是用一年的时间来筹划也是完全应该的。”

“好了，别贫嘴了，难得你今天这么有孝心，就让你尝尝我的最新发明——玫瑰香。”

安多里尔从茶筒倒出些茶叶，然后从花篮里特意选出几片玫瑰花瓣搁进去，再倒入少量的燕麦酒，刚冲入滚水，尚未入口，满室已经是沁人心脾的浓郁的芳香。

丹西装作猴急的样子，接过茶盏啜了一口，深深地舒了口气，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哇，花茶花酒，果然是名士风流啊！嗯……这么美妙的香味，让人恍如梦中，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就像几个月前在巨木堡，怎么会想到今天，这么顺利就控制了闪南的大片领土……”

安多里尔苦笑摇摇头：“唉，跟你这么个大俗人品茶，就像对着苦娃拉小提琴。行了，别绕弯子了，你来找我是问如何对付帕帕特和处置塞尼的事情吧！”

“哎呀，安多里尔，可不要轻视苦娃的艺术才能呀，爱琳创作新歌，总是请它做第一个听众呢。至于那两件小事嘛，我对付他们就足够了，哪用得着首席谋士伤神呢？不过既然您已经提出来了，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吧！”

丹西又品了一口玫瑰香，才继续自己的话头：“先说帕帕特吧！此人为政多年，长期担任闪特各地总督，素有清廉公正的美誉，不过带兵打仗却非所长。这次我方新胜之后，闪南大部落入我们猛虎军团手中，实力对比已经很明显了。根据我的情报，帕帕特是个很识大体的人物，又和李维将军有很深的交情，我想派李维去劝他投降我军。

“至于塞尼与戈缔斯，却是两个大麻烦，在他俩的领地内，很多军政官员是他们的心腹嫡系，很多庄园主也跟他们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他俩离开，私人交情和影响力也还是剪不断、理还乱。现在是接管初期，我一时半会儿也不能把所有官员都撤换掉，外来人当政也容易被底下官吏架空，

所以我们目前只能控制少数核心的要害部门与官职，大部分政事还要靠他们的旧部维持。怎么办呢？我看，最省心的办法就是把他俩给‘咔嚓’掉！”丹西干净利索地作出一个砍头的手势。

“不过公开干掉他们肯定不合适，一来我已经答应了他们家族安全，二来骑士原则也不允许我这么做。我想了一下，只能是派心腹暗中下手，最好还是在我的领地外动手，这样他们的死不会跟我牵扯到一起。塞尼跟我提过，要迁居海亚尔，嘿，我一听就知道这家伙贼心不死，这么多国家去哪儿不好，偏偏要去我们领地的近邻海亚尔？！自从我们控制了熊族后，海亚尔就对我们相当敌视，塞尼去那儿，既方便跟原来的旧部联络，又容易在重文轻武的海亚尔捞个军职，方便他的反攻计划。哼哼，你不仁，我不义，我看我们就在海亚尔境内动手得了，怎么也算不到我的头上。军师大人，你同意吗？”

安多里尔沉吟了一会儿，先是点点头，然后坚决地摇头：“不妥，不妥。劝降帕巴特一事，如果你已经答应了李维，为了不伤手下大将的自尊心，那就让他去吧！其实，无论谁当说客，我估计帕巴特都会同意投降我们。我在摩里当差时以外交官身份来过闪特，也跟帕巴特打过几次交道。此人从政多年而不倒，别看他的清官名声，其实是个真正的政坛老油子，对形势看得相当透彻，在闪特历次权力斗争中从来没有站错过队。更厉害的是，每次他还能让手下和民众相信他是出于公心，为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才这么做的。这一点上，帕巴特比之当年海亚尔首相留西公爵亦不遑多让。对于聪明人，单就闪特而言，现在的形势已经相当明朗，把宝押在你丹西身上，还是押在纽伯里和维塞斯身上，相信这个问题不会难倒帕巴特这个老狐狸吧！”

安多里尔呷了口茶，似乎在考虑措辞：“这件事情，问题出在你的用人不当上。

“李维虽世家出身，但毕竟常年醉心行伍，戍边镇守。此人无论是战略分析还是临阵对决，都足堪大任，不过说到政治心机，尤其是外交工作，我看就非其所长了。其实像这种事情，上次我给你推荐的两个小伙子，安德鲁和罗嘉斯，任谁的才能都足以完成任务。丹西啊！延揽和吸纳人才，眼睛别光盯着名气，内部擢升的人才并不见得会比已经功成名就的名士们差，而忠心程度则两者更是无法比较。

“像现在这种机会，能跟帕巴特这老狐狸过过招，对这两个小伙子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而我们可以更多地对他们的能力进行一个全面的考察。当然，你要是不放心，席尔瓦、马特或者我自己都可以出使，相较而言，马特稍微耿直了些，处理政事不错，做外交官尚缺乏圆通的手腕。”

丹西信服地颌首道：“军师千万莫作如此考虑，缺了你，猛虎军团就是两眼一摸黑，会冒冒失失地犯低级错误，我情愿丢掉半个猛虎军团，也绝不会让

军师身陷险地啊！这件事上我确实是考虑欠周，光注意李维和帕巴特原来良好的私谊，没怎么细思量就答应了他。军师的眼光没错，安德鲁和罗嘉斯我见过几次，罗嘉斯雄辩滔滔，锋芒毕露，安德鲁踏实稳重，绵里藏针，确实是可造之材，假以时日，都将是大陆外交界的佼佼者。他俩如何安置，我也想过了，既然在中央走廊内我们强敌环伺，那么周边国家咱们也得想想办法，去活动活动。我想这样，时机合适时派安德鲁和罗嘉斯分别出使圣火国和东教会，跟他俩约定，谁先完成外交任务，这外交总长的位子就归谁了，呵呵，军师大人，你看怎么样？”

“呵呵，不错，相马不如赛马，敢给年轻人压重担，真正的人才才会脱颖而出。”安多里尔对于丹西的这个办法显然相当赏识。

“那么塞尼一事，你怎么看呢？”

“如果说帕巴特一事尚有挽回的余地，那么如果塞尼和戈缔斯两人真让你这个冒失鬼刹了的话，那就真不好办了。”安多里尔收拾起玩世不恭的神态，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真有那么严重吗？”丹西有些疑惑，“这个问题我思量了许久，刺杀方案也每一步详细策划，尚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呀！”

“异国行刺向来难度不小，而且还难免不会留下破绽。塞尼不是那种笨蛋，何况他已经有痛失亲弟的先例，其家将卫士肯定也是严加防范。海亚尔对我们素不友好，行动多有不便。还记得武索吗？当年他以海亚尔王国御前卫队长的身份与秦在角斗场上比过剑，而现在他已经是海亚尔的大将军了。作为国王侍卫出身的武索，不会考虑不到重要人物遭受刺杀的可能性，即便我们得手，搜索现场的蛛丝马迹以确定真凶，武索也是内行。当然，我这么说并非长他人志气，我的意思只是提醒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即使派出顶尖高手去执行刺杀，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不留痕迹地完成任务。”

看到丹西极想辩驳、欲言又止的神情，安多里尔笑了：“丹西，我知道你一直在让吴平秘密训练一批执行特殊任务的死士，我也相信他们的实力与水准。按你小子的脾气，既然敢向我提出这个计划来，想必也有了一个周密细致的行动方案，很有可能连武索这样的行家也能骗过，我毫不怀疑你的策划、组织能力，而且你在这方面还时常有天才的创意和灵感。不过，作为一个君王，还得更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远的目光啊！这次行刺，即便按照我们的意思完全成功得手，明眼人根本不必去探究是谁干的，有杀死塞尼和戈缔斯的能力又可以从中获利的只有我们，费力地查案只是为寻找一些证据让我们无可辩驳而已。塞尼打仗还行，搞阴谋诡计却不足为虑，他那点微末本事，如果那帮旧部故友由他组织闹腾，掀不起多大的风浪。如果我们干掉这两个领主，不需要什么渲染，谣言就会在他们领地内迅速扩散，反而会激起民变。更可怕的

是，可能会有比塞尼厉害得多的人出来组织其旧部故友复仇，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吃亏的只能是我们。”

“丹西，暗杀确实是消灭敌人的重要手段，但也要分清形势、场合。对于公开的敌人，这是一种愚蠢而得不偿失的做法，但对于那些貌似朋友实为潜在劲敌的人，却往往可以收到奇效。”

“安多里尔，受教，受教。那就让塞尼和戈缔斯这两个浑蛋再多快活一阵子吧！”丹西心悦诚服。

就这样，两位身陷囹圄的倒霉领主，并不知道自己差点被丹西送进了地狱，幸亏安多里尔好言劝阻，把他们的命从鬼门关又捞了回来。

大陆历 994 年 12 月 23 日，两位大难不死的失意领主，塞尼和戈缔斯，带着家眷、细软和少数家臣私兵，在猛虎军团轻骑兵大队的“护送”下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举家迁往海亚尔。

也就在同一天，李维带着丹西的亲笔书信，在吴平与库巴的陪同下飞马赶往帕帕特领地首府瓦易城。

凭着猛虎军团外交使者的身份和李维将军在闪特的响亮名声，帕帕特领地各处关隘一律放行，使得行程相当顺利，不几日就来到了瓦易城。

帕帕特搞内政建设确实有一套，尽管闪特战乱频仍，但辖下老百姓的生活却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一路上除了各地驻军和帕帕特雇用的佣兵们紧张地进行着训练和调度外，平民大众仍然过着闪南传统的宁静生活。耕牛与牧群在原野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享受着冬休期的悠闲，集市依然红火繁荣，忙了一年的农夫和牧人们在院子门口悠闲地品尝着自酿的麦酒，一些年轻人则由当地官吏或长者组织起来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设施建造和维修。



第二章

灰色狐狸

听闻老朋友来访，帕巴特亲自到城门口迎候。见到帕巴特，李维也很激动，远远下马，跑过来与好友拥抱在一起，两人的眼睛里都噙着泪水。

回想当年，在纽伯里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日子里，帕巴特与李维两位重臣，一文一武，一南一北，牢牢掌握军政实权，清正的名声、显赫的家世、骄人的军功与政绩，即便宰相纽伯里也不敢轻易造次，朝野的忠臣义士更视他们为王国的中流砥柱，是荡涤邪恶、恢复正义的希望所在。

然而世事沧桑，李维兵败后被斥为民族罪人，昔日的强国变成了破碎的山河，四分五裂、诸侯争霸，多年的好友如今却分属不同的阵营，面临兵戎相见的尴尬场景。

“李维老弟，你怎么今天才来呀，让我一个人苦苦地撑到现在。”帕巴特握着李维的手边走边感慨地说，“当年我写了封信给你，可是就不见你的回信啊！要是那会儿你过来，我们共图大事，恢复闪特昔日的荣光，又怎么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帕巴特大哥，那时候我身败名裂、万念俱灰，根本无颜见家乡父老，更别提以罪人身份影响您的清誉了。直到后来安多里尔点破了闪特事变的真相，我才重新振作起来，决定跟着丹西手刃纽伯里这个大奸贼，彻底平定北方蛮族，重建我闪特之荣耀，也洗清自己身上的不白之冤哪。那时起，我就很想找大哥你来诉说衷肠，可惜很多话书信不便提及，而丹西那里又征战频频，军务繁忙，一直找不到机会。这次丹西要派人带信，我就主动请缨来见你了。”

“又是安多里尔那只老狐狸！”帕巴特接过信，看也不看地塞进口袋，有些冷笑地说，“他在摩里当外交官时就鼓起如簧巧舌，鼓动闪特卷入与他们与呼



兰的战争，让我我国劳民伤财，损失无数战士的性命，却连一点好处也没捞到。现在他又带着丹西这个外乡暴发户，打着诛杀奸臣、解放闪特的旗号，过来捞取地盘，害得你我兄弟刀兵相见。跟着他，你可得小心点啊！”

“呵呵，可惜我福浅，当年镇守北方无暇分身，没能见到朝廷内大哥与安多里尔那场精彩的舌战。安多里尔这个人确实很有智能，为人也蛮风趣的。大哥骂他是老狐狸，他也骂大哥是老狐狸呢，此次来前，他就特地提醒我，当心大哥使阴谋诡计呢。”

“别提那事了，要不是纽伯里这个内乱内行，治国外行的浑蛋，加上国王耳根又软，安多里尔当年就会伏诛闪特，哪轮得到他今天又来兴风作浪？”

想起旧事，帕巴特也有些激动起来，不过为官多年的他迅速又恢复常态：“行了，难得我们兄弟聚面，别提那个令人生厌的狡猾家伙了，也别到政厅去装模作样地正襟危坐，咱哥俩到我家后院好好坐坐，喝喝茶，聊聊心里话吧！”

“客随主便，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李维跟着帕巴特走进了总督府。看得出来，帕巴特是一个细心而又有品位的人，宅院整洁而雅致，没有什么奢华的摆设和饰物，但一草一木都经过了精心布置。

整座后院基本上没有什么花，全是翠竹、垂柳、绿草等，放眼过去一片盎然的绿色，但每棵树、每根竹都放置得恰到好处，浑然天成，一点也不觉得单调。

李维和帕巴特就在后院的一座竹棚下，一边品茶，一边聊天。

“味道怎么样？这是我特地托人从远东帝国带来的极品龙井，是远东帝国皇帝才能喝到的贡品啊！我手上总共只有三包，平时我都是一颗一颗地数着喝，一杯茶五颗。其他客人来我这儿，包括国王宰相，都休想叫我拿出来招待他们。”帕巴特面带得意之色。

闻听此言，李维也是细细地尝了一口。显然由于帕巴特太过吝惜放茶叶，终日跟战士们同甘共苦、大锅吃饭的李维也没尝出个什么味道来。

他苦思良久（当然在帕巴特眼里这是在细细品味的动作），才找到合适的赞词：“刚入口似乎清淡而略带苦涩，细细地慢慢地回味，才感觉到它的清香，很像大哥的为人哪。”

帕巴特击节赞叹：“知音哪！想不到你李维不仅会打仗，品茶也精通得很哪，不像安多里尔那个家伙，假装名士、附庸风雅，连基本的饮茶常识都不懂，处处贻笑大方。”

刚才帕巴特还提议不谈自己的老对手，结果自己又提起来，而且还越谈越来劲：“这家伙只知道越香越好，他现在是不是也每到一地就到处找些当地特有的花花草草、香料美酒入茶，越香还越来神？”

“嗯，你说得没错，安多里尔经常在这方面搞些发明创造，像什么玫瑰香、雪梅傲等，他还颇为自豪呢。”

帕巴特趁机继续发泄：“以为调鸡尾酒呢。这跟他的人一样，刁钻古怪，华而不实，但愿你的新上司丹西这方面别学他的样。”

“呵呵，说起丹西，更是一言难尽啊！”李维猛地记起了自己的外交任务，“对了，他给你的信你还没看哩。”

帕巴特有些不情愿地从兜里取出信笺，皱着眉头看了一遍：“志向不小，口气更大，什么重整河山、澄清宇内，看来小小的闪特不一定容得下他那颗野心啊！不过对于实现野心道路上的困难他有没有足够的估计呀，世上确实是有不少草包在当政，可也别小看天下的英雄！”

“帕巴特，丹西确实是雄心勃勃，当然你说野心勃勃也可以。”李维替自己的上司辩驳道，“不过他平时做事总是优先从民生角度考虑，也颇有手段和心计，公正对待下属，能做到一碗水端平，深受部下和百姓的爱戴。有安多里尔等人的辅佐，我看他很有可能成为将来的明主，创出一番大业，走廊地区的老百姓也可以结束兵荒马乱的生活，过上安定的生活啊！”

帕巴特不置可否地笑笑，低头饮了口茶（李维不由得暗想，真不知道这位清官在这么淡的茶水里能饮出什么味道来），良久才叹了一口气道：“李维，我知道你来此的目的，既然是多年的朋友，我就实话实说了。你行军打仗是没得挑，但政治上却有些幼稚了啊，容易把人心看得过于美好。我问你，我是久居闪特的本地人，长年从政，辖下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如果仅从闪特百姓的利益角度考虑，是我还是丹西更适合做闪特的首领？如果我更合适的话，丹西愿不愿意做我的下属，一起把闪特搞得更加富强呢？”

“这个……”李维不知如何回答。

“我再问你，按照丹西的脾气，假如这次你来劝降，我要是不答应，丹西是不是会欺我军力不强，属下又无良将，全然不顾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兴兵来攻打我呢？他又是不是会栽赃陷害、造谣生事，以便于自己师出有名呢？”帕巴特不依不饶地继续发问。

“这个……栽赃陷害应该不会吧！”

“不会，那图卡史与塞尼之争又作何解释呢？”

“这个……”

望着李维尴尬的样子，帕巴特笑道：“李维老弟呀，这就是政治。”

“那你的意思是……”李维实在是有些不敢想假如帕巴特不投降，将发生什么样的可怕情况。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成帝王霸业，论心狠手辣、敢作敢为，我肯定比不上丹西，现在的我也早已丧失了年轻时那股锐气，只想过闲云野鹤般



悠闲的生活，所以我的领地，”帕巴特顿了一顿，“将和平地交接给丹西。当然，你也好回去交差。”

李维不由得长舒一口气：“哎呀，帕巴特，你刚才真差点把我吓着了。”然而他仍有些忧虑地道，“不过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不是会就此退隐？”

“不，我要当官，而且要向丹西要个大官当！”

看着李维目瞪口呆的样子，帕巴特笑着解释：“李维老弟，我内心里当然是想不再去理睬这些尘缘俗事，不再每天钩心斗角，坐在案牍前劳神费力啊！不过，你跟丹西也有些日子了，还没有真正了解他的为人哪。我在闪特从政数十年，亲朋好友、门生故吏遍及全国，善良的老百姓也给了不少美好的称号，而这些却可能会把我害死，所以退隐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已。”

看到李维仍不明白，帕巴特只好继续解释：“你想，由于我的影响力，丹西会放心吗？会不派人监视吗？我与旧部故友的每一次交往会不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吗？

“即便丹西现在不在乎，但三人成虎，有人在耳边说多了，他不会起疑心吗？所以，虽说伴君如伴虎，但掌握了老虎的脾气，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丹西能控制苦娃就是例证嘛。我帕巴特别的不敢吹，但做官也有几十个年头了，明哲保身，安度平生的把握还是有的。我倒是担心你啊，李维，不要让虚幻的正义感迷惑了自己的眼睛哟。”

“不会吧，帕巴特，我看你在原来腐朽的纽伯里当政时期待的时间太长了，看问题太灰色了。你没有跟猛虎军团，没有跟丹西一起共过事，那可真是充满了活力呀！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事物，几乎每天都有一轮新的太阳升起来。当你看到一支小小的军队，一个小小的政权，一天天地发展壮大，当你看到一个个淳朴的青年经过艰苦的训练成为一个个英勇的战士，当你看到一群群原来四处漂泊流浪、居无定所的可怜人，在猛虎军团的辖地安居乐业，成为勤劳的农夫、精明的商人和敬业清廉的官吏，当你看到一座雄伟坚固的城堡在这些人的手中一天天地增高加厚，你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会感觉到真是发自内心的充实、满足和愉悦啊！”

“不过这下可好了，不管你怎么想，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想想这我就高兴啊！在猛虎军团待久一点，我想就可以摘掉你看问题的那副灰色眼镜了。”

“其兴也勃，哪个新兴势力不是有一个生机勃勃的黄金发展期呢？如彗星般崛起，如流星般陨落，大陆历史上这样的事例还少吗？”

对于李维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话语，帕巴特根本不感冒，看到李维还想辩驳，他摆摆手：“不谈了，现在谈这个太早了点，看将来吧，也许丹西像我族大英雄朗托一样开疆立国，成百年之基业，也可能像无数小霸主一样昙花一

现,在历史长河中吐出个小泡沫就消失。未来总是无法揣测,抓住现在才是根本,李维啊!既然我们决定共同辅佐新主,我们的命运就跟丹西的命运完全拴在了一起,对于当前猛虎军团面临的形势,你的看法如何呢?”

“怎么说呢,我觉得闪特北边的那两个乱臣贼子并不足惧,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也能摆平他们。不过,似乎走廊地区的其他国家对我们相当敌视,暗中在策划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太多。”

“难怪手下向我报告,这段时间有大批他国间谍进入闪特呢。哼哼,箭射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发展速度太快,别人自然会害怕,手里抢来的金币太多,别人自然会嫉恨,又怕又恨,联合起来搞你就顺理成章了。也不知道安多里尔这家伙怎么搞的,在个百战之地建根据地,摆明了与天下为敌嘛!唉,谋臣水准低就是没办法。现在好,被迫走北进闪特这着险棋。不过你们也真是好运,遇到了图卡史、塞尼这几个不会想问题的武夫,否则也够丹西喝一壶的了。到时候加上周边国家的进犯,那会儿丹西就会知道自己被安多里尔这个自以为是的傻瓜害死了。现在猛虎军团看起来形势很不错,实际上正坐在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只能说由死刑改判死缓,要论生存,还得看往北怎么打了。”

“帕巴特你真是一眼就看穿了形势啊!不过你有些冤枉安多里尔了,在巨木堡建城生根是丹西的主意,安多里尔还劝阻过他呢。”

“劝阻无效,那就是臣子的失职,安多里尔开脱不了!”帕巴特不依不饶,“是丹西的主意?嗯,这娃娃倒是孺子可教哩。谋臣建议行孤犯险,那是失职,可君主在羽翼未丰的时候就敢这么玩,却是敢作敢为,气魄宏伟。不过能不能干出名堂来,还要看才能是不是跟野心成正比了。”

“其实,中央走廊里的这帮公子王孙们,我也不是那么担心。”帕巴特继续说道,“丹西和安多里尔对付他们虽然吃力点,但还不至于被那帮目光短浅的贪婪之徒连根拔掉。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更担心的是走廊外的其他强大势力,任谁插手,事情都会变得复杂无比,猛虎军团的生存就要打上一个大问号了。”

帕巴特再次饮了一口白开水般的“龙井茶”,满足而痛快地舒了口气:“我想,安多里尔那家伙的思维也就到我刚才说的那一步止住了,可是李维,你知道吗,我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个,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内政问题。外来威胁终归有限,靠着奇谋诡策,靠着上下团结、戮力同心,再大的敌人总有他的弱点,总有保命的办法,可如果内政出问题,再强大的势力也可能在一夕之间垮台。”

“可是帕巴特,”李维的思维已经随着帕巴特进行了长时间的跳跃,显然没能跟上这快速地连续变换主题,“在我看来,猛虎军团的辖地民心凝聚、粮草充足、国库充实,内政方面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反倒是军事方面由于力量

不足，容易遭到外来势力的侵袭，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啊！”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关键在于对战争之道，治国之道的理解。闪特不是一个小国，它有足够的人口可供征兵，有足够的空间可供军队的腾挪调度，失去了土地、城市，可以再夺回来，失去了战士，可以再补充，可是要是失去了民心，那就无法挽回败局了。这片大陆尚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势力有能力对全闪特施行种族灭绝政策，而这就足够了。只要民心所向、同仇敌忾，全境坚壁清野，君王或大将有中上的指挥才能，再强大的敌人也会被拖垮、拖死。泽西大帝国初期，在遭受南部的强大蛮族入侵时，就是采用了这种战略，而被誉为天才战略家，指挥了无数被奉为经典的以少胜多大战役的蛮族大将汉斯，最后不也只能落得客死异乡的凄惨下场吗？”

“不过赢取民心，不仅仅是取悦下层大众这么简单。民间有两股不同的势力——普通民众和地方豪强，君王实施统治，总要依托一方。依托豪强势力进行统治，并不意味着失去民心，只要利益分配得当，政策适宜，加上对民族感情的恰当煽动，一样可以牢固地掌握民心，当年的泽西帝国就是这么干的。依托下层大众进行统治，也并不意味着真正得到民心，君王以某种方式实行愚民政策，再利用民众的盲目性，以自由、解放之名，行杀戮之实，残害民间的精英层，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例。”

“那么你觉得丹西应该依托何方呢？我看最近他不断改革行政机构，征集民间贤能，重新任命各级官员，夺下一地就大力宣布他的免税政策，似乎地方豪强更怕他一点，而下层百姓却对他赞誉有加呢。”

“不一定。”帕帕特皱着眉头道，“像丹西这样毫无背景，白手起家的新势力，在开始阶段总是容易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而难于为豪强势力所接受，不过君王心里的真正想法却可能跟表面文章大相径庭啊！”

“帕帕特，你我虽相识多年，可说起对你的真正的了解还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啊！”李维不由得感慨万千，“真希望马上带你去见丹西，把今天的金玉良言好好向他说说啊！”

“李维老弟，我也很想见见丹西，不过见了他，在摸清他真实想法前，我什么也不会说的，今天只是你我兄弟间敞开心扉地聊天，你可千万别泄露出去哟。”

“哦，为什么？丹西一向提倡言者无罪，鼓励畅所欲言，我想你今天的高论端出去，一定能把安多里尔比下去哩。”

“李维，你终日沉迷兵法，对官场的学问却没怎么留心过哟。为官的秘诀就是察言观色，揣摩上意，上司不能、不便说的话，不能、不便做的事，你来说，你来做；自己的好主意，好计谋，通过某种方式委婉地提醒上司，让他觉得是他自己的主意、计谋。而当官最忌讳的就是没有弄清上意的情况下就夸夸其

谈,指手画脚,结果轻则受责骂,重则丢乌纱,弄不好还有性命之忧啊!”

“帕巴特,你真是没得治了,再凶险的战争场面我都不怕,可你刚才这席话听得我都全身冒冷汗。看来我是没法说服你这个灰色论调的老狐狸了,还是让丹西和安多里尔他们劳神去跟你打嘴仗吧!”

“我也是喜欢战场胜过官场啊!至少在那里敌我分明!”帕巴特贪婪地把茶水饮尽,“明天我的领地就改换猛虎军团的旗帜,处理完手头的杂务我们就动身去见丹西吧,我可不想被咱们的新领主视作贪权之辈哦。”

第二章
灰色狐狸
◆